

一位特立獨行的華裔作家

——寫在阿森兄去世一周年

西澳平民

阿森兄於去年中秋節去世，是我們四十千群體的一大損失。他是我們從何來、到哪去的一個“人設”。阿森從水手船長、單位幹部、澳洲留學生、打工人身份轉化為一位獨立自由寫作者，是澳洲這塊自由大地把他制成了傑出的文人。這位勤奮筆耕且日見才華橫溢的作者，離開澳洲文壇，他沒帶走一片雲彩，卻留給我們思想愉快的作品。三本書的名字，十分特別，過眼難忘，其智慧的內涵、思辨的力量、語言的精彩，無不一以貫之，啟迪後學。無論小說《點橫豎撇捺》，還是雜文《紅黃藍白黑》亦或游記《東西南北中》，無不讓人感到有故事的阿森，應當活得更長，寫得更多。生命嘎然而止，怎不令人扼腕嘆息。

阿森兄是執著反思社會制度的作家。意識到羅素所說，不加檢驗的生活，人生不值得一過。而在親歷見證兩種制度下的生活方式，走過獨木小橋，也走過陽關大道，阿森更堅定站在文明社會一邊，批評落後制度的文化及各種匪夷所思的慌話、廢話、鬼話。他的小說更多是過去荒唐歲月的記憶。小舅這位“階級敵人”，寫得一手好毛筆字。“認罪書”

就是一副真正的碑帖。工整的蠅頭小楷，橫是橫，豎是豎，就像刻出來的一樣。向“壞人”學習寫字。阿森開始他人生真善美的識字課。從學一個“點橫豎撇捺”都包括的“永”字，他開始永不止步地反思的旅途。他以“紅黃藍白黑”鮮明地表達他的多元化觀點，從教育、和平示威、道歉的勇氣、知識分子的海外異化、百年夢考、體育政治、飯與粥（國與家）、自古以來、華僑問題諸多話題，告訴讀者，是制度的比較，才是所有問題的癥結所在。任何民族主義、國家強大話語都在制



■阿森最後的留影

度的天平下呈現出其專權野蠻還是公平正義的本色。他把反思從現實延伸到歷史，從國內到國外，行走近百個國家地區，“東西南北中”，聚焦制度的變化與民族國家的貧窮富有和動蕩平安息息相關。他認定，“只有思想，才能支撐一個民族。”而他也深知，“思想在殺人，語言比任何一種謀殺更為凶惡”。他要質疑制度，這個人類文化思想的源流根本，所謂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的分界線或價值觀，因而，留下幾本書，無不與“制度思想”有關。如其所言，“沒這個制度，就沒我這（些）本書。”為了這個堅守，他拒絕任何政治審查的出版，特別留下《見證奧斯陸》（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觀禮紀實），保持了特立獨行的自由作家之人格。在無處不有獨裁制度思想文化滲透的澳洲，阿森兄是伴隨那些堅持“自由之思想”的志同道合者前行的榜樣力量。

阿森臨終前一年，得知自己身患絕症，卻頭腦清醒，意志堅強，盡量做自己想做的事，全然不顧生命之鏈條突然斷裂將至。臨摹畢加索的十五畫，色澤艷麗，濃墨重彩，綻放出生命的永恆之光。不僅繪畫，他的篆刻、書法、攝影和京胡也樣樣絕活。在祥和平靜的澳洲大地，我們為有阿森兄這樣一個文友自豪，由衷欽佩，他不僅如作家司湯達一樣“活過、愛過、寫過”，也如同哲學家維特根斯坦那樣“度過了美好的一生”。（《懷念：一個人的最後時光（阿森與文友的聊天記錄）》）王曉雨以阿森的家族人物為線索，勾勒出個人命運與時代國家制度變化的福禍之所倚，生死之無常。若要瞭解阿森，也是緬懷阿森，不妨讀一下這篇阿森的家族史《中國故事，一家四代大學生》。

一將無能，累死三軍：說誰呢？

王文

誰說中國傳媒人個個都是草包？或一味懶散？或毫無建樹？有時，也有某些人，有某些舉動，即使可能未必有意，效果亦足供人玩味，引起反應。譬如，9月10日晚，中國男足繼零比七慘敗日本後，又慘遭沙特隊逆轉，以一比二迎來兩連敗，第二天《人民日報》發文批評中國隊主教練伊萬科維奇，標題是“中國隊痛失好局，主帥難辭其咎”，但有媒體靈機一動，在轉發時將其改了一改為：“一將無能累死三軍，該有人出來擔責了”。

引經據典啊。狗有才的。“一將無能，累死三軍”，出自《左氏春秋》。那個“將”是戰國時代那位趙軍元帥趙括，他只會紙上談兵，本來不堪重用，但因為當時趙王中了反間計，用他代替老將廉頗，結果斷送了趙軍四十萬將士的生命，讓趙國元氣大傷，從此一蹶不振。

真是一個醒目的標題！的確，“該有人出來擔責了”。但是誰呢？

當然，中國網民不乏精靈古怪之才，個個腦洞大開，紛紛明知故問，“惡意轉發”，含沙射影，指桑罵槐，極盡嘲諷之能事。他們笑言黨媒這不是搞高級黑嗎？“說的是足球嗎？”是啊，畢竟球隊教練並非是一個指明方向、定於一尊、全面領導的家伙。

他們居然點了“維尼”的名了，說維尼亂指方向，難辭其咎。“誰給中國足球指明方向，誰就應該站出來擔責任。”

他們齊齊回憶，今上曾說，中國世界杯出線、舉辦世界杯比賽及獲得世界杯冠軍，是自己的三個願望。今上還發明“踢法”神功！金口一開，全黨黨媒，從中央到地方，像打了雞血針一樣，興奮熱烈，盛贊今上為國足發展指明“踢法”，必定

天下無敵，萬無一失。為了實現今上的“足球夢”，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出爐了。中共當局把足球提升為國家戰略，專門成立了“足球改革小組”，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足球洋務運動”，試圖以舉國之力提振中國足球水平。吹鼓手們信心滿滿，認為在偉大領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下，“不相信有消滅不了的敵人”。

然而，十年了，今上親自主導的足球國家戰略，落得個“該有人出來擔責了”的追責。

其實，人們已經指出，中共以舉國之力仍搞不定足球，原因並不複雜。一是足球現場直播，幾萬人眾目睽睽下，有關人等所擅長的造假奇技淫巧很難完美施行；二是足球是一項釋放人性展現自由的運動，而中共的統治恰恰是禁錮人性；三是中共官員都熱衷迎合今上喜歡搞政績項目，表面功夫轟轟烈烈可以做到，到了真刀真槍比拼的國際賽場就露怯了。

你懂得中國足球，就明白中國了。說到底還是獨裁專制的政治制度問題。的確一將無能，累死三軍，要命的這“三軍”何止是足球界裡的？這是整個民族！

（2024年9月12日於悉尼）



■習近平的三個願望

澳華新文苑

第1175期 (B)

夢回莫雷：胡濤作品榮獲金獎

由法國國際藝術中心、北京華夏四海行國際文化演藝中心、北京翰墨丹青文化交流中心主辦，法國巴黎莫雷市政府、法國藝術家協會、百年經典國際拍賣（北京）有限公司合辦，第十一屆法國巴黎莫雷國際書畫大獎賽評選活動在法國巴黎莫雷市拉開帷幕，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名藝術家作品參加評選。澳大利亞著名畫家胡濤作品《夢回莫雷》榮獲大獎賽金獎。獲獎作品

將於2024年10月25日至31日在法國巴黎莫雷國際美術寫生基地、巴黎莫雷市政府展覽廳開展。

《夢回莫雷》作品採用中西繪畫結合的筆法，虛實相間，畫家依其獨特視覺，將教堂、大橋、河流、鳶尾花、蝴蝶融入畫中，使作品的視覺產生和諧朦朧之美，彰顯出畫家的非凡創新精神。

■胡濤作品《夢回莫雷》



薪火在歌唱——塔斯曼尼亞的奇妙之旅

楚雷

（接上期）好了，奔走了兩天，塞口填牙的全是面包，沙律之類，嘴巴早就淡出鳥來了，一入夜我就奔到市區找吃的去也。轉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唐餐館，廳堂不大，大約三、四個座位，幽暗卻清雅，很傳統的中式壁畫，角落還供奉著關帝，上面還燃燒著一柱清香，我們坐下後想起了名聞遐邇的鮑魚。老板娘是個風韻尤存的中年婦人，見了相同皮膚的我們，十分高興，過來陪我們瞎聊，她聽了我們想吃鮑魚，十分遺憾地告訴我們：本地的鮑魚都給日本人全包銷了，根本沒鮑魚可賣，偶爾有些也價格驚人，我們聽了默默無語，心裡十分沮喪，連三文魚刺身也不記得點了，只是胡亂點了幾個菜，味道一般，碟頭也不大，價格卻不菲，比悉尼至少貴兩成。可為了主人高興，我們還是說：“不錯，不錯。”被贊得笑眯了眼的老板娘嘻嘻地說：他們是從香港移民過來的，開餐館是為了過“日辰”（打發日子）。我問：“那你家人在這嗎？”“在呀，小孩讀書，老公香港澳洲兩邊飛。”老板娘有些無奈地說道，這種飛機機型的家庭很多新移民的家庭都經歷過，其中的無奈惟有當事人自己清楚，老板娘說完後我們都陷入了長久的無語之中。

又是難忘的一天，在冬日陽光的照撫下，我們冒著清寒來到塔省最著名的薩拉曼卡露天市集，我輕輕哼著“斯博卡羅市集”的曲調（儘管它和此處的情調無關，可它是最喜愛的曲樂之一），漫步在這長達數英里的集市裡。這是個用舊倉庫改建而成的集市，今天正好是周末，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十分熱鬧。在澳洲的許多地方，都有這樣的習慣，一到周末，當地政府就會允許居民把自己家存的舊貨物或新備的貨物拿到集市來售賣，如果當地沒有現成的集市，政府還會專門劃出一塊地方（有的甚至是主干街道）作成臨時集市。這些集市帶有一些玩耍的性質又能作成買賣，許多人來閒逛，也有些來淘寶，更有的只是來會會老朋友，老鄰居。沸騰的MARKET充滿了歡樂，溫馨，輕鬆的氣氛。我們閑步漫行，在清寒的空氣中哈著暖氣，揉著手，心裡充滿喜悅。各種擺設和貨物都放置在用長方形木板搭就的桌面上，雖然簡陋卻潔淨實用，貨品琳琅滿目，稀奇古怪，有破舊的碗碟，也有新潮的畫冊，有各式各樣用本地取之不盡的原木制作的各式動物人像，還有各式各樣用乾花乾草製成的裝飾品。最奇的是看到一些五彩繽紛的小石片，晶亮美麗，在幽暗裡也閃閃發光，我想這應該是海裡的產物吧。我在這裡還很神奇地看到一個白人青年在售賣中國的古董，我上前觀“摸”（觀賞和撫摸）了一下，以清朝的文物為主，有石雕的筆筒，玉刻的小屏風，精巧的鼻煙壺，雕花上釉的碗碟，我的專業知識不足以判斷它們的真偽（我相信大部分是贗品），可不論如何，作為一種如此恆古的文化能光照到如此偏遠的海島，足以說明中華文華的錦繡悠長。

入夜，我們來到了山頂懸壁邊的一間酒吧裡。在這住下了，我才知道我所旅居的山頂竟是塔省最負盛名的惠靈頓山脈，其最高峰達1270米，在此可俯瞰德溫特河谷及候巴特全貌，天氣晴好之時，用望遠鏡可盡閱全島景色，甚至能一瞥新西蘭的波濤洶湧的西海岸。此刻在夜色蒼茫中從酒吧裡望去，卻另有一番璀璨奇美。這酒吧大約面積兩三百平方，不算很大，但卻玲瓏精巧，最令人炫目的是它的四壁是寬大透明的玻璃牆，酒吧的前側安放著一座英式壁爐，壁爐不遠處，擺設著一座台式鋼琴。我進入酒吧時，大約是夜晚九點多，酒吧裡已有不少賓客，觥影交錯，氣氛溫暖熱烈卻不顯得擁擠，男男女女穿著優雅，彬彬有禮，輕言曼語，情調浪漫。我坐在吧台的一側，要了一杯紅酒，輕輕地用手搖蕩著，輕嗅著淡淡的芬香，不知不覺迷醉在其間的氛圍中。鋼琴前有一位身著白裙，尤如仙女的女郎正在彈奏舒伯特的《春天奏鳴曲》，輕快浪漫充滿歡樂。天籟間又飄來了舒曼的《月光曲》，抒情間略顯憂郁，令人心神迴蕩。許多令人神傷心醉的往事悠然而至，淚水不知不覺濡濕了眼睛。不遠處，壁爐裡燃燒著熊熊的薪火，由於採用的是本地上好厚實的原木，所以火焰特別明亮美觀，浪漫飄逸，忽現忽閃的焰花像是一個個美妙的小精靈在火中起舞，吟唱著她永不滅絕的夢寐。此刻，你再從寬敞的玻璃屏牆放眼，怎不令你神馳目搖，山下浩渺的海洋邊，心型的島嶼飄散著星星點點的璀璨，像是一顆巨大的寶鑽鑲在夜空這神秘美麗的女郎心間，海浪則像是一個多情的浪子，此刻深情地愛撫著他尋找一生惟一的摯愛。這些星星點點的璀璨更像是一群翩翩的小天使和壁爐裡正起舞的小精靈遙相連袂，盡情歡歌。她多像是在顛簸的風塵裡苦苦追尋的一個夢，雖遙不可及卻令你願生存下去的激情（生命的許多時候是痛苦，無奈和寂寞的，有時堅守生命比死更需要勇氣和韌性），令你忘卻這凡俗的煩惱，遨翔在快樂心語的幻境間，是的，沒有夢沒有激情，人之生存又有何趣？人之奮鬥又有何義呢？當時的我更無法想像：此夜的幻景竟成了我以後多年深藏於懷的一疇精神豐園，一束長然不滅燦爛的焰花，一個孤獨行者最好的伴侶，一個永遠相憶卻不必再見的美麗……